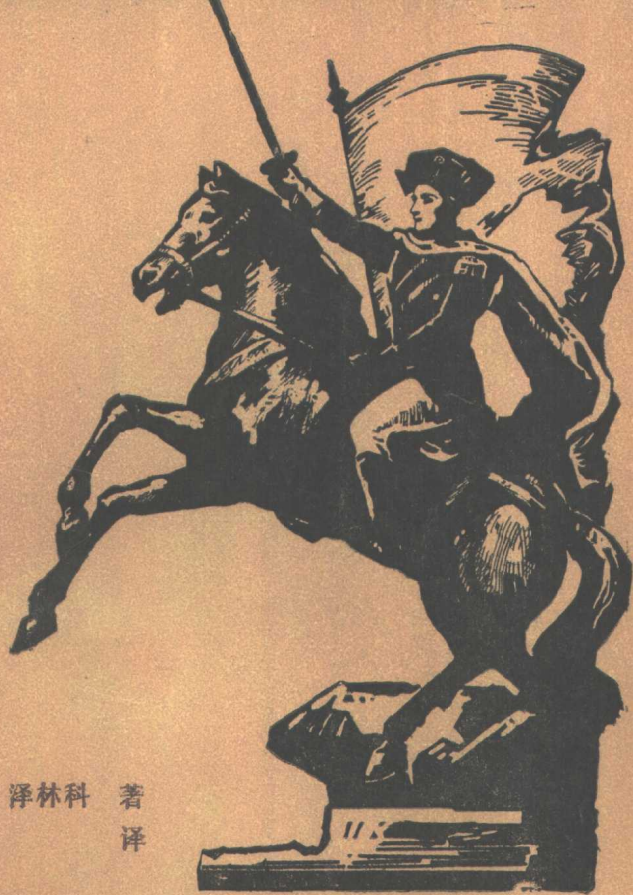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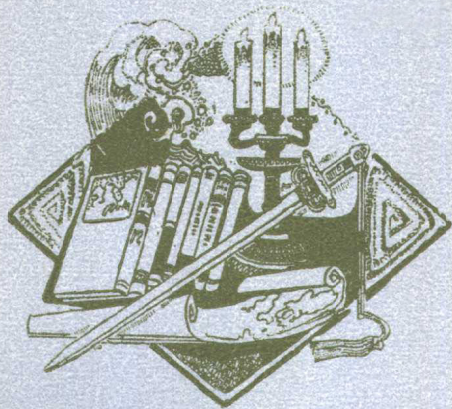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妮玛丽·泽林科 著
黄 鹂 译

拿破仑与剑

—瑞典皇后德茜雷日记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安妮玛丽·泽林科 著
黄 鹂 译

拿破仑与剑

——瑞典皇后德茜雷日记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拿破仑与剑

——瑞典皇后德蒂日记

安妮玛丽 泽林科 著

黄 鹏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5.75 插页2 字数120,000

1984年3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42,001—53,0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456 定价: 1.00元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本日记体的历史小说。主人公德茜雷·克拉希是拿破仑青年时期的密友。作者透过她的眼睛，从一定角度生动地再现了拿破仑统治的兴衰史，刻画出一个鲜明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形象。

责任编辑 邢良俊

封面插图 范崇岷

封面设计 杨文涛



原 书 序

这是一个生活在拿破仑·波拿巴时代的法国姑娘的日记。她确有其人。她的日记中所提到的人物也都是真实的。他们的名字在欧洲历史书上出现过。但在书上，他们是死去的人——在德茜雷的日记中，他们却是活生生的。

从这本日记里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女人的眼睛看到那段历史是如何形成的。她就在场。她认识制造历史的那些男女。她差一点还和拿破仑结了婚。

没有人真正理解拿破仑。德茜雷也不理解他。她痛恨他发动的战争；但是她从来没有恨过他这个人。“他没有心肝”她说。而她又为他感到遗憾，因为在他的生命中，爱情与和平是没有位置的。在她自己的生命里，她找到了真正的爱情。和让·贝尔纳多特之间的爱情。但是在那个岁月里，一个军人的妻子是享受不到多少宁静的。特别是，她的丈夫如果敢于和拿破仑对立的话。

有些人每天写日记，有些人只在发生重要情况的时候才写。德茜雷的日记属于后一种。日记中只包括了她在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些时刻。



一七九四年三月：

警察逮捕了我的哥哥

女人如果能让男人喜欢，则必须有一副漂亮的身材。我太瘦了，所以明天，我得把衣服的前胸垫高一些，那我就会显得真的是长大了。当然，我已经是成年人；可是别人似乎都不知道。

去年十一月我十四岁，爸爸送给我这本日记簿作为生日礼物。

“我在上面写什么呢？”我问他。日记簿很精致，就是大了一点。

爸爸微笑着吻了一下我的前额。“写德茜雷·克拉希的故事，”他说。然后脸上露出了一丝忧虑的神情。自从我们的大革命发生以来，



他常常会露出那种神情。

我的生日过了以后，不到几天，爸爸突然去世。我太伤心了，日记也写不成。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开始写了，因为我心里发愁，睡不着觉。今天，警察逮捕了我的哥哥艾蒂安，明天，我得陪嫂嫂苏姗到市政厅去。我们一定得设法营救他。万一我们失败，他也许就要上断头台。这真太可怕了。

大革命是五年前开始的，现在还没有结束。警察常常逮人，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。市政厅外面每天都有人上断头台，他们大都没有干什么坏事，只是出身贵族罢了。我爸爸不过是个丝绸商人，那他们为什么要逮捕艾蒂安呢？

我祖父也不是富人，他开了一个小店，专卖便宜布匹，所以爸爸必须勤奋地工作，后来成了马赛最知名的丝绸商。贵族人家需要的丝绸全由他供应，甚至玛丽·安东尼王后也向他订购过绸子。后来王后上了断头台，这一笔账也就落空了。

警察把艾蒂安带走以后，马莉对我说：“阿尔比特在城里，苏姗一定得请他把你哥哥放出来。”

马莉是我们家的厨娘，不论马赛发生什么事，她总知道。

“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会告诉家里人的。”我答道。

在饭桌上，我们都很伤心，谁也不说话。艾蒂安的椅子空着，爸爸的当然也空在那里；这张椅子，妈妈谁也不让坐。我在想着艾蒂安，一边想，一边把面包捏成小团团。

我姐姐朱丽朝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德茜雷，别玩面包！”她只比我大四岁，可总是那样对我说话。有时候，她真使我感到厌烦。

我把一个面包团扔进汤里。说了一句：“阿尔比特在马赛。”

家里人没有注意到我的话。我说话的时候，他们从来不听。于是我又说：

“阿尔比特在城里。”

“阿尔比特是谁？”妈妈问。

“是国会议员，”我告诉她。“他是代表马赛的议员。明天他会在市政厅上班，苏姗得问问他为什么他们逮捕艾蒂安。如果他们做错了，阿尔比特可以释放他。”

苏姗对着汤盘哭了起来。“也许他不会接见我。”她说。

我转身对妈妈说：“假如苏姗不敢去，我就代她去一趟。”

“不行！”妈妈说。“你还是个孩子。先吃你的晚饭，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个。也许，该叫个男人去见阿尔比特。”

男人？哪个男人？我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如果艾蒂安的生命遇到危险，他自己家里的人一定得设法营救。

晚饭后，她们到苏姗的房里去了。我得和佩尔松在一起上课，每天晚上我都教他法文。他是个性格安静的年轻小伙子，是瑞典人。他爸爸是斯德哥尔摩的丝绸商，他到马赛来就是想学点生意经。

妈妈进来了，她看起来忧心忡忡，仿佛没有注意到佩尔松。“听着，德茜雷，”她说。“苏姗决定明天去见阿尔比特。只是她不敢一个人去，你跟她一起去吧！”

为什么叫我去呢？干吗不让朱丽去？我感到诧异，然而又很激动，所以没有说话。

“明天这一关可不好过，”妈妈接着说。“我们今天得早上床。”她端起灯盏走了出去。

屋子里剩下了佩尔松和我，只有炉火发出亮光。“假如你要休息，我就得告辞了。”佩尔松说。可是他没有起身，而他的声音仿佛有点异样。他又说：“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就要回国了。爸爸要我回斯德哥尔摩去帮他做点事。”

“很遗憾，”我说。“不过，你看到自己的国家一定很高兴。”

“是的。斯德哥尔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，特别是在冬季。湖上结着绿色的冰，白雪覆盖着整个大地。瑞典的冬季时间很长哩。”

那似乎并不怎么动人；其实我也没有真正在听他讲话。我在想：“明天我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些，那他们也许就会把我哥哥放出来了。”

佩尔松还在说下去。“我想向你一样东西，德茜雷小姐。你能把你爸爸的那份《人权宣言》送给我吗？”

爸爸总是把这份文件放在床边，文件中包含了法国大革命的全部重要思想。爸爸赞成这些主张，可是不喜欢那些后果；受到逮捕、送上断头台的人太多了。

爸爸死后，我保存了这份文件。佩尔松和我在上法文课的时候一起读过。瑞典人没有闹过革命；他们还有国王和贵族，所以他们不了解人权。

“你可以把文件拿去，”我说。“我希望你的瑞典朋友们都能读上一遍。”

这时，房门又开了。朱丽在我们身后大声嚷道：“德茜雷，你什么时候上床呀？”然后，她才看到佩尔松。“哦，

光线太暗了，我没有看见你，先生。这孩子该睡了。来吧，德茜雷。”

朱丽又生我的气了。她跟着我进了卧室。“你应该感到羞耻，”在我脱衣服的时候，她说：“你决不能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坐在没有光线的地方。你是弗朗索瓦·克拉希的女儿，而佩尔松连象样的法语都不会讲。”

可怜的朱丽！是该结婚了。她如果有了丈夫，我的日子要好过得多。我得给她找个丈夫。这本日记千万不能让她看到，所以我要把日记本藏到床底下去。

第二天：在市政厅里

今天一天，麻烦可不少。午饭后，妈妈对我说：“你应该穿那件灰衣服，那件是高领子。”

我不想穿。朱丽嚷嚷道：“你要去见我们的议员，不能穿胸口开得那么低的衣服。人家会说你象个——象个跟水手在一起混的女人！”

我上了楼，走进朱丽的卧室去涂口红。

她进来了。“德茜雷！不经我的许可，不准碰我的东西！你年纪还小，不能搽口红。把衣服里面垫的那些手帕都拿掉。你不能这样子出门。”

我没有答理她，因为我就准备出门了。妈妈在楼下等我，好象没有注意到我衣服前胸里垫的那些手帕。她倒了两杯酒，给苏姗一杯，给我一杯。

“慢慢地喝下去，”她说。“喝了酒胆子会壮一些。”

过去，妈妈从来没有给我喝过酒，她总是说：“等你长大了才能喝酒。”现在，即使朱丽也不能说我还是个孩子了，妈妈已经让我喝了酒。

苏姗和我走得很快。在市政厅里，一个男人把我们拦住。“你们要见阿尔比特吗？把名字和事由写在这张纸上。

假如你们不会写字，我可以代笔。费用是——”他打量了一下我们的穿著。他想要多少钱呢？

“我会写。”苏姗赶忙说。

那个人把我们填的纸条拿进办公室去。他出来的时候说：“你们可以到那个房间去等，那里的人都是来见阿尔比特的。等着叫你们的名字吧。”

我们等了好几个钟头，有时候我不觉闭上了眼睛，等我睁开眼的时候，房间里的人就少了几个。最后我真的睡着了。

一个声音闯进我的梦中。“醒醒，小姐！你可不能在这儿过夜呀！”

我睁开眼睛，房间里黑洞洞的。一个年轻男人拿着灯站在我面前。

“别害怕。”这个陌生人说。

他的语气很柔和，可是带着外国口音。这不是法国人的声音。难道我还在做梦？

“对不起，”他彬彬有礼地说。“我该下班了。办公室的门是要锁上的。”

办公室？我在办公室里干什么？忽然我想起来了，这是市政厅。可是我怎么会单独跟这个人在一起呢？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。“苏姗在哪儿？”

“我叫约瑟夫·波拿巴，是阿尔比特先生的助手。我不认识苏姗，可是她不在这儿。阿尔比特最后接见的那个人两小时以前就走了。我这会儿也该下班了。来吧，小姐。”

“可是我得等苏姗一起走才成，”我说。“我如果不跟她一块儿回家，那麻烦就大了。她是我嫂嫂。我哥哥名叫艾蒂安·克拉希，昨天给警察逮去了，我们想请阿尔比特把他放

出来。大伙儿都说，阿尔比特心肠可好啦，他不会让艾蒂安上断头台的。艾蒂安又不是贵族。”

他带着奇怪的表情看着我。“也许阿尔比特心肠是太好了，因此罗伯斯庇尔先生才把我派到他这儿来工作。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，等我看看他桌上的文件。”

天啦，罗伯斯庇尔的人！罗伯斯庇尔是法国最最残酷的人，连自己的朋友他也逮捕。他大概从来没有读过《人权宣言》。

“唔，在这儿。艾蒂安·克拉希，丝绸商，”他微笑了。“对，阿尔比特已经把你哥哥释放了。也许苏姗兴奋过度而把你忘了吧。——怎么啦，小姐？”

我哭了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止也止不住。我记起了那些手帕，于是把手伸到衣服里面，掏出了两条、三条、四条小手帕，擦干了眼泪。那个年轻人现出惊奇的样子。

“我是想让人看着象个大人，”我解释道，感到很不好意思。“家里人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。”

“你不是个小孩子，你现在是个小姐了，”波拿巴先生说。“我送你回家吧。一个年轻姑娘晚上不能单独出门，那样不安全。”

那倒是真的。而且我也挺喜欢他。但是家里人会怎么说呢？“你真好，可是我不能——”

他笑了。“你总不能拒绝罗伯斯庇尔的一个朋友提出的要求吧？”当然我只好同意了。

当天晚上：一个年轻男子送我回家

在路上，他对我谈了些他自己的情况。他是科西嘉人，去年才到法国来。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也都来了，他们的新家就在马赛。

“我们原来姓布奥纳帕泰，”他说。“这是个意大利姓氏，法国人发不好这个音，我们就改成了波拿巴。”

“科西嘉是意大利的地方，对吧？”我问。这类常识我懂得很少，爸爸教我读过书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进过学校。

“不对！科西嘉在二十五年前就属于法国了。我们说意大利语，那不错。可是现在我们是法国人。我的一个兄弟在法国一家军校受过训练。他是个将军。”

我说了声“哦！”我必须说点什么，因为将军可不是一般的人。

“你是丝绸商弗朗索瓦·克拉希的女儿，你爸爸为贵族人家、法国人民的敌人供应丝绸，有一次，他还写了一封信给那个上了断头台的王后。这封信让罗伯斯庇尔的警察发现了，他们不喜欢你爸爸的所作所为，所以决定将他逮捕。”

“可是爸爸已经死了！”我大声说。

“是呀，所以他们错把你哥哥当作他了。好了，我们不

谈这个。谈谈你自己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德茜雷，”我说。突然，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。“我姐姐叫朱丽，十八岁。”

“长得漂亮么？”

“很漂亮，”我连忙答道。其实她并不怎么漂亮；可是那双棕色的眼睛长得挺动人，我还喜欢她嘴唇的轮廓。“明天晚上你到我们家来吧，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她。如果天气暖和，我们可以坐在花园里。瞧，那就是我们家，有灯光的那栋屋子。”

当他看到我们那栋白色的大房子的时候，他的声调就变了。“你妈妈见到我会高兴吗？”他问。

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但是我必须把他介绍给朱丽，而这又是唯一的机会。“我妈妈自然会高兴的，”我撒了谎。请你把你兄弟、那个将军也带来好不好？他比你大好几岁吧？”

“比我大？不，他比我小一岁，只有二十四岁。可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将军，满脑子激动人心的想法。他名叫拿破仑。”

我们说了再见，我就进了屋子。家里人正在吃晚饭。他们很生我的气，当然谁也不会责怪苏珊。为什么她独身一个就回来了？家里人总是样样事都怪我。

妈妈说：“你上哪儿去了？晚上绝对不能一个人在街上走。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。”

“我不是一个人，”我回答道。“阿尔比特的一个助手陪我一起回来的。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。他认识罗伯斯庇尔。我已经——”

艾蒂安打断了我的话。“他叫什么？”

“约瑟夫·波拿巴。是科西嘉人，我已经——”

现在，妈妈插话了。“怎么不吃饭呀，德茜雷。你的汤就要凉了。”

我拿起汤匙，可是我得把那句话说完哪。“他弟弟是个将军。我已经邀请他们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。”我赶紧把话讲完，免得再有人打岔，然后就立刻开始喝汤。

“不能让他们到这儿来！”艾蒂安怒气冲冲地喊道。朱丽又加了一句：“你应该感到羞耻，德茜雷。”

妈妈说：“她还是个孩子。她不懂。”

当然，妈妈是想表现出仁慈的样子。可是这会儿我也火了。“我不是孩子，”我对她说。“您今天给我喝了酒，那我肯定是大人了。请您记住这一点。”我又转向朱丽：“我也不感到有什么羞耻的地方。”

在那一瞬间，他们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后来妈妈说：“马上到你自己的房里去，德茜雷。”

“我还没有吃饱哩，妈妈。我刚开始喝汤。”

“马莉会把饭送到你房里去的，”妈妈答道。她又更加温和地加了一句：“你给了我们不少麻烦。想想看吧。晚安，我的孩子。”

马莉把晚饭送来了，然后坐在我床上。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是我的朋友，不只是个仆人。

“怎么啦？”她问。“你哭了。把眼泪擦掉，告诉我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我不过是请了两个年轻人明天到我们家来呗！”

马莉微笑了。她虽然是个仆人，可是她了解我，而家里人却不是这样。“你是对的，”她说。“你姐姐是有必要结